

六年馳騁

在醫學之外，您對詩詞、歷史、攝影、散文、藝術、佛學有興趣嗎？北醫校園裏正有一群醫六學長在這幾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們六年的大學生活充滿了傳奇色彩，有的連連得獎，有的自得其樂，北青在他們即將結束學校課程，步入另一段人生歷程之際，訪問了他們，請他們細說從頭……。

陳克華
柯毓賢
李安響
蕭朝元
郭忠禎

策劃／本社
製作小組／陳至理
蘇純立
彭郁靜
洪麗芬
袁淑芬
趙達琦

訪陳克華學長

陳克華：

醫學系六年級學長

其新詩作品「唐三彩」、「星球記事」、「建築」、「文革之後」等都曾在全國學生文學獎及時報文學獎中得名，民國72年更集其作品出版詩集「騎鯨少年」一書。

近日更應唱片公司之邀，為蘇芮、李恕權、蔡琴等的專集唱片撰寫歌詞。

問：如何開始寫詩？

答：剛開始寫詩必定有模仿的階段，可先看一些容易入門的詩，像鄭愁予、林冷、夏虹、席慕容等人的作品。自問覺得那裏受感動？為什麼？是否曾經有同樣的感覺？或能體會

問：

我們都知道學長在新詩方面頗有造

作者的感覺，將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與作者的文字和情感融合，經自己的語法重塑出來。任何一件事在熟悉遊戲規則的時候，必經模仿的階段，也一定會受他人的影響。

詣，能不能請學長談談自己學詩的過程？

答：起先是高三的時候得過全省國語文競賽作文第一名，當時寫的是一些論說文、散文，所以就在高三聯考前三、四個月開始嚐試技巧較難的新詩，當時自覺對論說文、散文游刃有餘。（六年後的今天，才發現散文也是很難寫。）當時對於詩有一股著魔般的狂熱，一進到北醫第一個參加的社團就是北極星詩社，當時詩社社長對我的新詩不甚欣賞，但我仍「勇敢」地投稿聯合報。聯合報當時有個「新人月」的專題，我幸運地成為當時文壇的「新人」。聯合報還為此辦了一個座談會，會上請了一些老一輩的作家如司馬中原、尹雪曼、張曉風等出席，對我們這些後輩的勉勵有加。當時痾弦曾拿了各家的詩集（如楊牧、

蝶衣

詞：陳克華

被你輕輕揭去，我那美麗的蝶衣
從此不再飛翔，只為你只為你美麗
被你輕輕撕去，我那防衛的面具
從此沒有秘密，
我再也不能不能躲避
※這已經展開的春季
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記
寫著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

塵緣

詞：陳克華

再一次睜開雙眼
所有活過的感覺又悄悄回來
愛過、哭過、付出過
都過去而未逝去
都還留在心頭不曾遺落
語言已不夠使用
聽我用感覺為你唱歌
啊……啊……
也許早晨不太快樂地清醒
也許睡前需要一點酒精
啊……情緒萬種
為何只剩一種痛
忘了曾經有過的感動
忘了伴我孤獨的初衷
劃根火柴，在你看不見自己的時候
點支香煙，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
沏一壺茶，在被遺忘的人生角落
餘味總是冰冷苦澀。
※品嚐世事的起起落落
品嚐世事的起起落落※
在風中，我只有隨著世界擺動。
在雨中，我有過相遇也有過分手
在街頭，人們總是低頭匆匆走過
偶抬頭，分不出那裏是自己的天空
我只能永遠飛翔
像失足的鳥終生不能著陸
我在黑夜的曠野

問：有不少人都曾遭到「退稿」的命運，請學長談談你投稿的經驗。
答：剛開始鼓起勇氣投稿給聯副，恰巧遇上了挖掘新秀的「新人月」。後來心想聯副都能上了，毫不考慮就把「星球記事」寄去參加時報文學獎。結果，有一天人間總編輯跑來找我，我嚇一跳。他邀請我到大陸餐廳吃飯，聊天之餘，才知道我已經

洛夫、鄭愁予等）給我看，要我從中挑出我較欣賞的。其中旅美詩人方旗的詩我很喜歡，其他的詩集只印數十本分贈好友，在坊間不易購得，我很珍惜閱讀他的詩的經驗。然後陸續得到一些獎，與陽光小集，現代詩社有些接觸，他們對寫詩的觀點也或多或少給我的創作一些影響。

問：學長除了對詩、散文、插畫有興趣之外，是否嚐試其他如古詩、小說、劇本？
答：對於古詩，我覺得通常有一定的格式、押韻，多半限制了創作的意願，不若新詩來得自由，所以並不想嚐試。至於小說，國中時我喜歡白

得獎。他將我的作品提出來逐字逐句批評，反覆討論到深夜，以前從沒有人對我的詩作這麼嚴苛的要求，令我很感動。因為星球記事長達一千多行，需要連續四大大篇幅的刊登。所以延遲到二年後才給予刊登。而刊登後被旅美詩人林冷發現受到她的賞識，所以引薦進入現代詩社。在這段期間雖然遭到多次的「退稿」，但是上述的機遇給了我不少信心，勇於向各方投稿。

尋找奔赴黎明的歸路
我站在終點吶喊
再重新來過容我回頭
我只有閤上雙眼
讓活過的感覺又悄悄離去
不想、不說、不難過。
我像是失落什麼（並肩走過）
又像是與什麼錯過（為你停留）
像是不能再錯（不必回頭）
又像是無所謂對錯
像是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啊……
（放手一搏，可以從頭，啊…）

不容許絲毫猶豫
要一步一個腳印
永遠不會再度遭遇
把握時機奮力一擊
這次我贏得勝利
我就贏得我的未來
這次我贏得自己
我就贏得我的過去
※將故事忘記留下意義
為所有的夢想找出結局
讓生命衝擊不留餘地
將一生的愛還諸天地※

先勇的作品（如：台北人、讀仙記）、高中時瘋狂愛上張愛玲的小說（如：金鎖記）。接觸劇本是在大五時，參加了文建會的編劇班。後來曾為中視創作劇坊寫過「哈姆雷特的血液」。但是他們加入了太多商業性、不該有的情節，我挺不滿他們這種作法，現在不再想為電視台寫劇本。另外，我還譜了些詞，如：台北的天空（王芷蕾）、塵緣（蘇芮）、蝶衣（蔡琴）、赤子（李恕權）……等。

問：唱片公司是先讀到你的詩，要求你作成歌詞，還是你完全另外的創作，和原詩沒有關係？

答：這是歌詞，不是詩，歌詞跟詩完全是兩回事，詩是抒發個人的，而且是一種純粹的文學，可是歌詞是個商品，唱片公司會先告訴你他要什麼樣的歌，訴求那些效果，迎合那些聽眾，好像「塵緣」，唱片公司告訴我：「要寫中年人的心情，生活過的滄桑感。」然後我就一邊寫一邊給他們改，找出他們真正想要的。

問：你是怎麼寫出這些東西來的，怎麼樣的心情下怎麼會寫出這些東西來的？

答：先設定的感覺是：把蘇芮當成一個神的地位，一個很母性的神，不是那種父性的神。父性是比较權威的

，嚴厲的，審判你的，而母性是安慰你的，保護你的。把蘇芮當成一個這樣的角色，然後由她來看這世界的事情，不管是成敗、命運、愛情、事業，要抓住每一個人共同的感觉。每一個人都曾經有挫折、失落過的感觉，每一個人都曾經戀愛過，也許都失敗了，曾經痛苦過，把這些感觉，統統概括起來，組合一首歌。我不希望像一般的歌只寫愛情，應該是整個人生的感觉，我覺得這就是「活過」的感觉，就像你回顧一生那樣的感觉。

問：「塵緣」的歌詞很長，你寫了多久？

答：快一個月。

問：怎樣寫出來的呢？就是這樣一句一句的寫嗎？

答：我和新藝城和唱片公司反覆講過了好幾次，光只是基本的情緒，就講一個下午。這首歌形成的很緩慢。

問：他們跟你講了一個下午這首歌要的心情？

答：他們自己本身不會寫，但他們要什麼東西心裏面有一個大概。他問我說：「你了解四〇歲，你父母那一輩的人，他們心情大概是什麼樣子，他們曾經歷過什麼事情，他們對愛有什麼感覺？」

第一次拿歌詞給他們，我只考慮歌詞的意義、文字，但他們考慮就

不一樣，他們會考慮你的詞能不能作成曲，考慮剛開始音樂是什麼樣子的，是很沉緩的，好像序曲一樣，和音再唱，蘇芮進來唱，先是感嘆、後來是激昂、然後結論，結論是個中板的4/4的拍子之類的。

他們會考慮到音樂，然後你要配合這音符來寫歌詞，彼此再做修正。歌詞剛開始是寫了很久、很厚一疊，他們挑過之後，感覺對的被挑出來，我就比較能夠抓住感覺。這歌詞整個來講，很多人在動我的歌詞，覺得那些感覺是前面的、後面的，然後這地方要快，歌詞就要多一點，字就要多一點，他們會這樣告訴你，一遍一遍的，跟作曲的人核對。

我想塵緣的歌詞原來比這最後決定的歌詞起碼是十倍以上。

問：這首詞是你寫出來的，一定是你的經歷或你的情感，甚至是你的創作，講一下寫這些的心情，你想到些什麼事，或是那些事引你寫出這些東西來？

答：不一定，我的揣摩也可以。特別我對某些情緒比較敏感，捕捉起來比較容易。每個人都會有某一個時刻，你會回顧你一生。譬如你半夜醒來，你會突然內心非常的澄清。所有你曾經歷過感情的起伏，或者你經歷過的事，突然都回到你腦袋

裏，你的回憶就很清楚。我覺得在

半夜的時候特別容易這樣子，這回憶的內容是無所不包的，不一定只是感情。可以包括你所遭受過的挫折、成功、勝利、快樂、悲傷，種種感覺，混合在一起，超越了悲喜，而達到「寧靜」的心境。這一刻你在回憶你自己的時候，你就好像神一樣，離開了你的角色和位置來看看你自己，看你自己的生平，這種感覺是對的。也正是「塵緣」這一首歌所要傳達的。像塵緣裏有一段想要表達人生某些迷惘失落的片刻，已非單純的悲傷或快樂，比較複雜，事實上很多人生的感覺不是很單純的快樂悲傷，你感覺「好像是失落什麼，又像是與什麼錯過，像是不能再錯，又好像無所謂對錯，像是只可意會，不可以言說：「你覺得這樣做好像是對的，可是又好像是錯，或者說根本沒有所謂對錯。其實爲了很多音樂上的問題，已經把我的意思改掉了。但歌曲到後來還是要給大家一個積極的肯定，因爲每個人活著都有很辛苦的一面，何不給他們一些勇氣，一些希望，讓他們繼續把自己的角色做好。所以最後我說：「爲所有的夢想找出結局，讓生命衝擊，不留餘地，將一生的愛，還諸天地。」

問：「我只能永遠飛翔」這四句是怎麼

想出來的？

答：「像失足的鳥終身不能著陸。」這是出自一個傳說。這是一個童話，述說一隻鳥喜歡炫耀自己有副美麗的羽毛，因此得罪了神祇，神祇就處罰它，於是它的腳就不見了，它只好一直飛翔，一直飛到筋疲力盡而死。這好比生活是殘酷的。好像說你看你父母，這一輩子都在挑一個擔子，這個擔子一直到他們死才能夠放下來。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擔子，就好像這種失足的鳥一樣，一定要飛翔到沒有辦法著陸，不能夠停下來休息，一直飛到羽毛都脫盡了，筋疲力盡而摔下來死掉，我想表達那種很慘的感覺。

問：能不能談一談寫「我站在終點吶喊」這幾句話的心情？

答：至於「我站在終點吶喊，再重新回過容我回頭」，也就是一種「驀然回首」的感慨，一個人到了某一個階段以後，回顧他一生的路是怎麼樣過來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生過處惟有悔」。你一定覺得活得不夠，或者你覺得某些事情你後悔沒有把它做好，沒有處理好，所以你一定會說：容我重新來過，容我回頭，我會如何如何……事實上任何回憶無論得意失意，當你回憶起來的時候，總是悲哀的。歡樂的回憶你回憶起來的時候它已

經過去了，那歡樂你已經不能夠再

抓住了，可是痛苦的回憶，你回憶起來還是很痛苦。種種情緒過去以後，你再回憶起來只剩下痛苦的感覺——所以我說「啊！情緒萬種，爲何只剩一種痛？」

問：學長覺得填詞和寫詩有什麼不一樣？

答：哦！太不一樣了，寫詩很快樂，很自由，我想每一個會從事創作的人，一定是你內心有種感覺被壓抑，在現實中沒有辦法得到舒解，經由創作的過程，你把它變成一個作品，在裏頭得到空前的自由以及心靈的解放，你創作的時候很快樂，有時候簡直是一種狂喜。

可是寫歌詞不一樣，基本上，它是一個商品，它要兼顧到作曲、兼顧到音樂、兼顧到消費者的品味，所受的限制太多。我覺得我寫的歌詞算是蠻滿意的了，而且跟我的意思也很接近，可是我還是覺得有些遺憾，特別在用字造句上受了很大的限制。

問：你怎麼會替蔡琴寫歌詞呢？

答：由於跟蘇芮合作的經驗，飛碟對我的成績十分滿意，並且也覺得我的「文藝腔」的氣息和蔡琴的歌路很接近，當他們決定出蔡琴的唱片時，就找我寫。當時我交了一疊歌詞給他們，差不多十首左右。結果她

歷史，前進的軌跡

訪柯毓賢學長

問：那「蝶衣」這整個詞本來就是一首詩嗎？

答：不對，短短的一首詞，不是詩。寫「蝶衣」的時候，我分得很清楚，寫詩就是寫詩，寫詞就是寫詞。

而出乎我意料的，「蝶衣」是很短時間內寫出來的，很多女孩子寫信給我，就是因為這首「蝶衣」。

問：很多女孩子寫信給你？她們怎麼知道你的地址？

答：轉過來的，由飛碟、中國時報轉過來的。

問：他們怎麼會寫信到中國時報給你？

答：因為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有很多我的文章。也就是因為這些因緣，我有機會去當輔大民歌比賽的評審，和師大噴泉詩社講演。

問：講一講你寫蝶衣的心情？

答：我覺得是講愛的那種感覺，就是當你踏入愛情的那一剎間，「蝶衣」是個象徵，蝴蝶它穿了衣服，它自覺很漂亮，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到處飛翔，不會被人家拘限住，一旦這

個女孩子，發現她喜歡一個人的時候，就像這衣服被撕去一樣，「蝶衣」就被心上人拿去了，從此它美麗只是為了他美麗，自己就被做成了標本，沒有翅膀，也就不能再飛翔。從此永遠就棲息在她心上人身上。

「只為你只為你美麗」也就是說：我的美麗不是為了別人存在，只是為了要取悅你而存在。蝶衣有這層象徵意義。「愛」就像被一道魔力控制住了，他的一言一行好像都把你牽制住了，你整個人都沒有了「自己」，變成他的影子一樣，我就是抓住這種感覺，完成了蝶衣。

問：對北醫有何感覺？

答：大學不應該是職業訓練所，而是個開放、自由的環境。其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完整人格，不只提供人際關係、做事能力及處世態度的磨練機會，學生更應各方面地發揮自我的潛能。所以建議學弟妹們不要畫地自限，多嚐試、多接觸其他事物，以獲取寶貴的生活體驗。我認為年輕的理想是相當寶貴的，心目中應

該有個精神的塑像，並賦予崇高的完美人格，可指導我們，影響我們，而我們可以追隨效法他，甚至突破他。但感覺上北醫學生很早就很世故、很冷漠，只想爭取高分，找個理想的實習醫院、當個賺錢的醫生。少有人胸懷大志，可超乎環境的影響，真正具有奉獻的精神，為台灣未來的醫療狀況著想，只是把北醫當個踏腳石，失落了心中的夢想和理想。正因為大家存著自私、為我、功利、拜金的心態，所以北醫的精神是架空的，校園內永遠是荒涼的，只有花草樹木，沒有傳統、沒有精神，而無法塑像。

問：對北醫學生（男孩和女孩）有何看法？

答：我覺得北醫的學生有點可憐，課上得多考試負擔又重，但程度並不優於校外學生。因為課程排得太滿，減弱了學生自主唸書的衝勁。而北醫的男孩不夠浪漫，不尊重女孩子，感覺上女孩子壓在下面，使她們較無自信心。